

利那：

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一定已經先去過你那裏了。你是不是——是的，你將問，人既先來了，那末爲什麼又寫信呢？利那，是的，你問的是——我也在這樣的問我哩！我始終不明白，我用了我的全力來想都想不得出來，你說，你覺着你一生是不能再見我的一面了——而你回答我的問話是我知道——而你再回答我的問話還是我知道………利那，到現在——實在是到現在了我還是不知道！請你相信我這一點，我知道是不問你的；我沒

有那樣的習慣，那故意問人的習慣。我——利那，自從那一個時候起，——你會知道那是一個時候的！我！不說別的，我是連搖動都沒有搖動過的，我如一座山似的沉重而堅決的偉然而立着，環拱着我的重心！當我聽到你的話的時候，我真的以為那不是你说的，不然就是我做了惡夢；然而，唉，我又分明的知道我是面對着你站着；而你的慘悽的容顏和冰冷的說話，我又分明的知道牠們是顯出在你的嘴和臉上——我吃驚了，我發着怔而執住了你的手，而我可只有一句單調問話；好像我的話只存在着那麼單調的一句了！利那——我如你所願的單叫你這兩個字；雖然你會說過別樣的話，但是我一再而再再的覺着我是沒有那裝成的能力，所以我一向來就這樣的叫你。是的，利那，我的唯一的至友，我不瞞哄你——我實在連誰也沒有瞞哄過！太粗直是真的，我可不會做作什麼花樣！我實在不明白你的話，好的，如其你真的從我的行爲上發現了我有如你所說的那樣，那末，請你明白的

告訴我：因為我還不能相信我的行為我是完全明白的；然而我愛我的行為如愛我的生命，我絕對不願我的行為上有了矛盾的潛藏着在！在人類的生活中，在人類的關係上，那矛盾的行為是絕對的絕對的要不得而應該剷除乾淨；不然，連友誼也夠不上談，還說什麼崇高的嚴肅的——呵！崇高的人生！嚴肅的人生！

崇高的……

嚴肅的……

利那，恕我這樣說，如其——呵！利那，如其你愛我，那我就請你告訴我個清楚！不然，那你不說，那是你的權能，我是絕對不免強問你；而免強問又豈能得到真切的說明呢！反而，我覺着——我已經再再再的說過不知有多少次了，我是一個混亂的人！混亂將破滅了我，而也將損害了我愛的我敬的人們！而我——利那，讓我說，我是愛人如愛自己的！我——破滅了自己，那是用手打嘴吧，打的是自己，捱的也是自己，痛的也是自己，舉一個物

理的例，施力和受力互相抵消了不生作用。然而對於人呢？對於人，唉唉，利那，用手打嘴吧，然而用自己的手打別人的嘴吧，那便是，打的是自己，而捱的是別人，而痛的也是別人——因為自己的混亂損害了別人；因為自己的良心的主宰，我是想的離開人們，我是不願用自己的混亂來屠殺自己的良心的！

利那，已經幾月，使的你心身都不能得到些許的安靜，如果你有担受苦難的好身體，我是絕對不這樣說的。無如你正是應該特別的特別的安靜的，而你的環境才特別的特別的和你相反着，好像是故意簸弄你似的，而你是偏偏的得不到安靜！而牠的原因，就是你的苦難之來，我覺着我是負有唯一的決大的責任的；但是，我絕對不是逃避，簸弄成你的苦難而我才要逃避了——不的！不的！我絕對的不！我不但沒有那末胆怯，我也沒有那樣荒唐，或說是——利那，我完全的完全負我的行為的責任！而且，我每次見你的面，而結果你都是疲乏的

了不得，疲乏到你幾乎要病了，而且真的有時你是病了，利那，你原是扶着病來和我見面的呵！利那，這，我心裏實在難安！所以我想見你而又不見你，怕的是再給與了你以疲乏！於是我這樣想，減少我們的見面，或許會減少你的疲乏的；至少總可以減少了從我們的見面的時間得到的那一部！利那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應該如何才好！

我的心不安……

我難受……

比如，今天，你又是扶病起牀來；自然，我相信病是需要活動活動的，儘管躺着是不好的；然而你那樣的扶着病……究竟於你是有益的呢，也還是適得其反？近來，我覺着你的身體是沒有前一向好了，牠的原因，是你這幾月的生活太的——始而是異外的驚駭，繼而——自從驚駭的異外的連累發生後，而你的生活便失去了節拍；這使你疲乏！使你感傷！使你悲痛！而你又不願意把牠們說出，而你——如其 G 在此，那你對她大哭一場，倒許會舒